

春日暖阳，阡陌上的油菜花正越来越趋于成熟。走进村口，看见不少老农，或在自家承包地，或在宅前屋后的自留地，一边有条不紊地侍弄田间物，一边与来来往往熟悉的乡邻搭着亲热话。此情此景，不由使我一番感慨：农人一辈子，忙碌于这些田头活，对待土地，犹如生命。



### 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口述：犁鑫 文字：石路

◆我老家在东海边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庄，村里大大小小也有六七百户人家。父母都是农民，现均已七十开外。那年，我从老家高中毕业考取了市里师范大学后，毕业就回到了家乡教书。想着，这样离父母近些，也方便照顾一些。我现供职于一家重点中学教高中数学。结婚后，我们就把家安在我学校所在的镇上，离父母住处约有20公里路程。平时，因教学工作较忙，回父母家的时间不多，但只要有空或节假日，我们一家三口便会前往。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干不了重活了，母亲前些年被查出患上了肠癌，动了手术，现用中药调理，身体恢复得不错。

家里家外，现在都靠母亲照应着，父亲一般只是打下手。有时母亲干脆不让父亲动手，她看不惯他做啥事都有气无力、慢悠悠的动作。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，不仅吃苦耐劳，而且种出来的粮食、果蔬产量高，品质佳，每次收成后，都惹来村邻们一顿艳羡。

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父母跑到远离村庄的一个渔港开了一家小饮食店。因我母亲会张罗，且做得一手好点心，所以小店生意一直红红火火，尤其是出海打鱼归来的人们，一上岸，便来到我父母小店歇脚、吃喝。母亲会把他们安排得妥妥帖帖，深得渔民们的赞许。后来由于这个地方改造动迁，父母便关了小店，回到村里生活。与开店相比，在村里空闲较多，于是母亲就忙于地里的农活。

因家里现在地不多，多半被村集体流转搞项目去了，剩下的几分地，母亲只是在上面种种菜。边上的小池塘，母亲养了几只鸭，坐在门前看着它们整天游来游去，心情是格外的好。母亲说，这是一道乡村的自然风景。

◆许是年龄关系，这两年母亲的腰时不时地疼痛，有时疼起来走路一瘸一瘸的。我知道后，就告知她，地里少去去，多歇歇，把身体养养好。可母亲不听，经常带着病痛下地，还叫同村的舅舅不要告诉我。说得多了，母亲就应承着，怕我发火，便说知道了，让我放心。有一次，我偷偷地回家，车到了家门口路旁，只见母亲正在地里忙活着。我停好车，走进地头一把拿走母亲手上的锄头。母亲见我来了，顿时像小学生犯了错一般，站在老师面前有点尴尬。母子俩为此“吵了一架”。当晚，我就打电话给母亲认错，说我态度不好，让她别生气。母亲知道我的孝心，早原谅我了。可说到底，她就是舍不得这“一亩三分地”。

我有时直接跟母亲说，你需要吃什么、用什么，我给你送过来，这些杂地就送给人家好了。母亲听我这么一说，连忙讲，不可，不可。我以后地里少去，实在需要，就让你舅舅上来帮帮忙。母亲的意思很明了，她还是想在地里忙活，这样觉得踏实。农民对土地的情分是永远也无法割舍的。其实，我也知道，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除非腰疼得走不动路，否则的话，她是每天要上地里“摸摸这，弄弄那”的。她常说，看见地里有草，不除干净，自己就觉得愧疚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；到了该下种子的时候，一刻也不能耽搁，生怕过了时候，对庄稼生长不利。

去年夏天，母亲见我回家，稍歇片刻，就上地头采摘了几个熟了的大西瓜让我带回去。我看着西瓜，心里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，这天然种植的大西瓜，又大又甜，里面红红的瓤，更是小时候诱人的味道，让人忍不住咽下口水；可忧的是，母亲本身患有肠癌，现在年迈的老腰又烙下病根，平时下地干活，不注意休息，万一身体撑不住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上次，我带她去市里医院看腰疼，医生拿着片子说，这是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突出，平时要多躺着，减少腰部的承受压力，这样可以延缓病情发作。母亲只当耳旁风，依旧没事就下地。我对母亲说，今年算了，明

年可千万不要再种了，你要吃西瓜，我挑上好的8424西瓜给你送过来。我学生家就是种西瓜的，我买也方便。母亲嘿嘿一笑说，哪有自己种的好，自家的西瓜总是甜一些，吃起来也开心。母亲呈现的良好状态，使我不知说什么好。但看父母渐渐苍老的样子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二老身体健康，永远快乐。

◆今年初，母亲不知怎搞的，自说自话地从别的生产队租来了3亩多地。她对人说，自己才七十几，身体还算过得去，平时又没啥事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种种地权当消遣，也是锻炼身体。起初，我并不知道这事，只是隔三差五叮嘱母亲多休息，没事打打牌、看看电视，烧点好吃的。后来，有一次回村碰到发小，说母亲现在忙得很，又种菜、又种粮，一人管理着几亩地，身手不减当年。我连忙回家询问。母亲见我有点怒气冲冲，便知道事情已败露。没等我开口，她就“主动交代”。我说，现在家里经济条件也殷实许多，既有土地流转收入，又有前些年开店做生意攒下的积蓄，况且二老还有每月养老基本费用，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，何必还要吭哧吭哧地去种地。就算你们以后生病落痛需要用钱医治，不是有农村合作医疗，还有我这个儿子在兜底吗？你们尽可放心。

母亲见我说得头头是道，只是坐着默不作声。平时话语不多的父亲开腔了。他说，这样吧，你母亲你也知道，就怕歇着没事做，这样她比什么都难受，既不利于心情，又不能好好养身体。这租来的三亩多地，就与舅舅家各半，合起来种。农忙时，再请村邻帮帮忙，我们也尽量做到劳逸结合，不累着、不伤着，你的这份孝心，我们一直记着呢。父亲说这话，既向着母亲，又照顾我的心意。几年前，父亲一次胃出血住院，他亲身感受到我一个人跑前跑后，忙完医院的事，又要回到学校上课，真是不容易。我是家里的独苗，父母都尽量不想给我添麻烦，可是，眼下家里这情况，自己的地不算，又去外租了几亩地，虽不算很多，但毕竟要去打理，这令我很不安。我一直在想办法阻止，但一直阻止不了，有时对着母亲发发小火，又怕说重了，惹她不开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母亲在地里干活的样子，既松弛，又洒脱，哪看得出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人？再说，农村里上了岁数的人下地多了去了，他们喜欢这种悠然自得、亲手劳作的田园生活。

离开父母后，我去了舅舅家。舅舅也听说了这件事。他说，他会帮衬着，叫我别担心。我与舅舅感情很深，从小就常去舅舅家玩，反正离得近。于是，放学归来就与两位比我大个二三岁的表哥一起游泳、一起捉虫、一起吃饭、一起做作业。不过，我学习成绩比我那两位表哥好，所以舅舅尤为喜欢我，各种奖励总是轮到我。我考上大学后，舅舅还专门送我一块手表。他说，这个你用得上，待学成归来，好好报答家乡，为乡村多作贡献。

◆自从母亲多了几亩地后，闲暇时光少了许多。清晨，一般吃过早饭后，她就扛着农具下地，有时一直忙活

到吃中午饭。父亲种地与母亲相比差远了，原来学的泥水匠手艺也基本忘得差不多了。所以，母亲对父亲的要求就是好好歇着，空时听听音乐。父亲爱唱歌，平时只要家里电视开着，一般就是音乐频道。这些年，在母亲的照料下，他戒烟限酒，身体总的来说不错，胃口也明显较过去好很多，脸上的肉也鼓起了些。母亲虽说忙于地里活，但顾忌于我说的话，也是边歇边干。累了，就在家休息，第二天再说。

有一天，村里通知大家，过阵子乡里要搞一个蔬菜展览会，要求各位农户把自家种植的优质农产品拿去展示。村干部特地关照，此次乡里很重视，要评奖，还有市、县领导和专家前来。我母亲得知后，这段时间格外尽心，地里种植的绿色天然鸡毛菜、芹菜、卷心菜、莴笋、韭菜……不仅长势好，品相也数上乘。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要去参展的消息，我说别太辛苦啦。母亲说，没事，到时挑上好的菜就可以。那天终于来临。母亲一早，就上地头采摘下还带着露水的新鲜菜，一小捆、一小捆地包扎好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篮，然后与大伙一起坐着村里的面包车前去乡农技中心。蔬菜展览会上，好不热闹，乡里的头头脑脑，各级领导及专家齐聚一堂，大家边看边评头论足，专家们还带着仪器现场检测。快到中午，母亲和大伙听着吩咐，上食堂去吃客饭，然后待等下午评比结果。

许多人在展览会上转悠，看着五花八门的亲手种植的各式蔬菜，人们心情自恃特高兴。母亲边看边问，想从他人种菜经验中探出点门道来。不一会儿，主持的领导及一众评委走来，当场宣布了展览评比结果。惊喜的是，我母亲带去的5种菜品，有3种获得了单项评比第一名，另有2种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。母亲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。我听了这喜讯，心里十分激动。虽说我一直反对母亲下地，唯恐她身体吃不消，但面对母亲所取得的成绩，也是倍觉兴奋。电话里，我给母亲说，你既勤劳，又出成果，真棒！

自打母亲种的蔬菜获奖后，不少商超、合作社找到母亲要直采。母亲说，我的规模不大，恐满足不了你们的需要。这些商超采购者说，没关系，你有多少，我们就采多少，只要你不让出去就好。有了点小名气，母亲借着这名头，安然地在田间劳作。我对此也不能多说什么。我只是一如既往地每次关照她保重身体，注意休息。不过让我得到莫大宽慰的是，母亲身体却逐渐好起来了，腰椎的毛病也不怎么见疼了，原来的肠癌几次到市里复查，医生都说“没啥问题。”看来，种地不仅是农民一件乐呵事，而且是一贴有效养生的“良方”。怪不得有人说，土地也是一个情种，其尤能滋养爱它、对它充满希望的人。

春深，渐入初夏。母亲现在侍弄的几亩地，已全部种蔬菜为主。村干部对母亲说，希望她能为村里打响蔬菜品牌，年内再成立以母亲名字命名的蔬菜专业合作社。母亲说，我愿做个“老把式”，甘与泥土相伴，乐和岁月共长。